

新四军朱家店大捷——

速战速决，水网地带巧设伏

■沐宸孙杰



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川沙新镇会龙村的朱家店抗日之战纪念碑。

资料照片

在上海市浦东新区川沙新镇会龙村，一座旗帜造型的纪念碑静静矗立。这就是朱家店抗日之战纪念碑，专为纪念80余年前的一场经典伏击战而建。当时，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浦东支队（后改称淞沪支队）在此设伏，仅用不到两小时便全歼敌人，还缴获一批武器，这场利落的战斗至今为人称道。

侦悉敌情 择地设伏

抗战时期，不少抗日武装活跃在上海郊区。其中，活动于浦东一带的新四军浦东支队就是一支重要的抗日力量。

1944年夏，日军在浦东地区实施疯狂的“清乡”“扫荡”，企图切断敌后抗日武装与当地群众的紧密联系，全面掌控浦东地区，遏制敌后抗日力量的发展壮大。8月，为粉碎敌人的“扫荡”，浦东支队3个主力中队在当地群众的支援与掩护下，秘密驻扎在朱家店以南的几个村子里。

8月21日，浦东支队侦察员获得情报，为配合南汇和新场日军的“清乡”行动，周浦日军据点将出动一支四五十人的精锐小队，计划从周浦出发到六灶镇，再转向新场进行一次“清剿”。

支队首长闻讯后立即商议，判断这支日军“清剿”部队极有可能途经朱家店南侧通往新场的小道，于是决定抓住机会，集中主力部队打一次伏击歼灭战。

随后，部队展开地形勘察，发现朱家店附近堪称理想的伏击之地。朱家店地处六灶镇南侧、五灶港北岸，河港纵横、阡陌蜿蜒，岸边芦苇茂密，散落的土墩是绝佳隐蔽屏障，可有效掩护部队集结与伪装。五灶港上的小桥南侧，小路西边有个南北走向的狭长池塘，池塘南端路东侧的张家林房屋高大、地势居高临下，是伏击地域唯一制高点，既能阻击日军，又能压制其火力。林厂到五灶港南岸间的大片棉花地视野开阔，便于我军追歼逃敌。此外，朱家店距离附近几个据点都较远，日军即便得知消息，也难以及时增援。综合这些有利条件，支队首长最终决定在朱家店设伏，命令第1中队以伏击手段歼灭这股敌人。

周密布防 巧构雷阵

中队受领任务后，立即研判战场态势与任务需求，预估日军下一步有两种行动可能：一是沿吴家宅大路向南汇方向推进，二是沿王家宅向北坍石桥、新场镇方向移动。据此，中队作出部署：1

排配置在吴家宅西侧，2排配置在王家宅东侧。若日军选择南汇方向，则由1排正面设伏，战斗打响后，2排迅速迂回至朱家店切断其退路；若日军转向北坍石桥或新场方向，则由2排正面伏击，1排即刻迂回到朱家店断其后路。此次伏击采用“鲤鱼嘴”式战斗队形，待日军进入伏击圈，便以机枪、步枪火力压制，配合手榴弹、刺刀实施两面夹击，力争在两小时内歼灭敌人，避免日军增援部队赶到。

部署完毕后，中队指导员带领1排、2排，分别进入预定伏击位置，现场明确任务。由于缺少地雷等杀伤性武器，各班排充分发扬军事民主，广泛征集作战建议。3班提出将手榴弹捆扎后当作地雷埋设，以阻滞日军行进、杀伤敌人有生力量。经官兵集体研究，最终决定选用16颗手榴弹，以4颗为一束捆成4束，每隔七八米埋设一束，在日军必经之路上形成一道长约30米的“地雷阵”。随后，官兵们有条不紊地完成弹药分发、战前动员与隐蔽伪装等准备工作，并于12时前全部进入伏击阵地隐蔽。此外，为迷惑日军，支队还派人组织当地群众在附近田里劳作，营

造“平安无事”的氛围。

快速歼敌 威震浦东

当日13时许，观察哨发现一队日军进入朱家店地区，正朝着五灶港石桥行进。即便在日伪统治区内，日军仍保持着一定的警惕，在队伍前方20余米处派出3名尖兵，与向导一同探路，其余人员在后方呈一路纵队跟进。当看到前方田地里有多名农民神色如常地劳作时，日军渐渐放下戒备。

随后，日军穿过石桥，一头闯进了我军预设的伏击圈。待敌人全部进入伏击圈后，中队指导员果断下达战斗命令。顷刻间，机枪、步枪火力齐发，“地雷阵”接连爆炸，战场上顿时硝烟弥漫。日军突遭打击，瞬间乱作一团。日军小队见势不妙，疯狂挥舞着指挥刀指挥残余日军突围，却被1排的密集火力牢牢封锁，只得率部向北逃窜。此时，指导员立即命令1排在轻机枪掩护下，向残敌发起猛烈冲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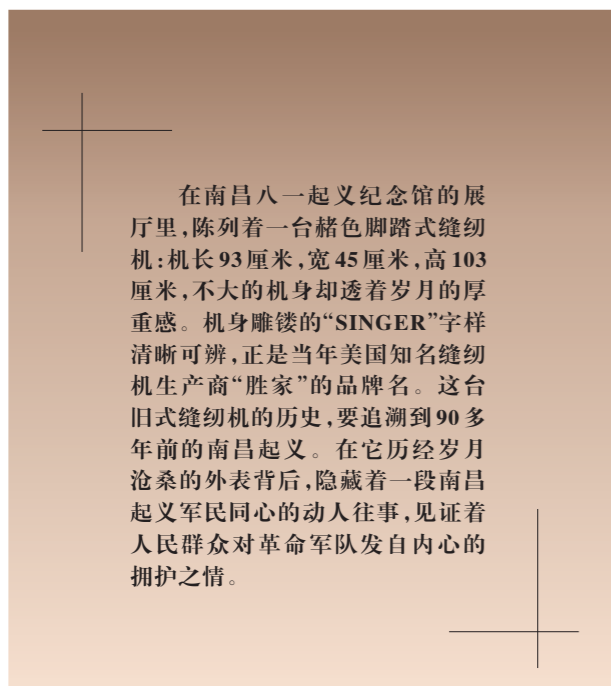
另一边，中队长听到1排打响战斗后，立即下令2排抽调兵力快速插到五灶港北岸，抢占关键位置切断敌人退路。此时，已陷入我军包围之中的敌人，开始争相夺路逃命。向西逃窜的10余名日军刚冲出伏击圈，就遭到2排伏击，经短暂激战大部被击毙，剩余4人向北逃窜时被赶来的2排官兵击毙于河中。另有10余名残敌在1排、2排夹击下被迫退至五灶港南岸，部分日军渡河后被击毙3人，其余残敌钻进稻田负隅顽抗。中队官兵随即分组搜索残敌，在棉花地和芦苇塘中，迅速消灭剩余的日军。

朱家店伏击战从打响到结束全程不到两小时，最终以我军胜利收场。此役全歼日军一个小队，缴获一批武器弹药，圆满完成预定作战目标。这场胜利堪称浦东敌后抗战的辉煌篇章，给疯狂推行“清乡”“扫荡”政策的日军以重创，极大提振了浦东敌后抗日军民的斗志，为巩固浦东敌后抗日根据地作出重要贡献。同时，朱家店伏击战也凭借巧妙的战术部署和显著战果，作为经典战例被载入我军史册。

史说新语

一台缝纫机的“支前往事”

■邢瀚鹤 张碧



在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的展厅里，陈列着一台橘色脚踏式缝纫机：机长93厘米，宽45厘米，高103厘米，不大的机身却透着岁月的厚重感。机身雕镂的“SINGER”字样清晰可辨，正是当年美国知名缝纫机生产商“胜家”的品牌名。这台旧式缝纫机的历史，要追溯到90多年前的南昌起义。在它历经岁月沧桑的外表背后，隐藏着一段南昌起义军民同心的动人往事，见证着人民群众对革命军队发自内心的拥护之情。

1927年8月1日，中国共产党在南昌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。南昌成为起义地点，不仅因此地敌军力量薄弱，更源于大革命时期打下的坚实群众基础——城中留存的党员、团员如同火种，点燃了工人、农民、学生等广大群众的革命热情，他们迅速组织起来，为起义军提供有力支援。

起义前，100余名铁路工人、锯木工人连夜抢修涂家埠大桥，确保运载贺龙、叶挺部队的火车顺利抵达南昌，为起义力量集结提供重要保障。部队进城后，南昌城瞬间洋溢起节日般的气氛，街头巷尾张灯结彩，市民高呼口号热烈欢迎、贺部队。工会、农会、商会、学联和妇

女解放协会等群众团体纷纷设立慰问站，有的为部队送来粮食、蔬菜、木柴等生活物资，有的帮战士缝补衣物、代写家信，还有的主动参与伤病员救治工作。人民群众的全力支持，极大地鼓舞了起义部队的士气。

南昌起义正式打响后，工人纠察队、农民自卫军及公安局保安队迅速投入战斗，他们冒着枪林弹雨运送弹药、救护伤员。在状元桥一带，省农民协会干部与起义部队并肩作战，坚决阻断敌军北逃的路线。

经过4个多小时激战，起义军成功占领南昌城。南昌市各界人民的支援，是这支支前队伍中的一员。时隔多年，

农民踊跃参军。据统计，仅南昌鸿声中学就有六七百名学生加入起义军，其中大部分跟随部队踏上南征之路。新战士的大量加入，使军服供应一时陷入紧张。消息传到南昌城的裁缝铺，缝纫工人们纷纷拿出自家的缝纫机，自发集结成支前队伍。

当时没有电动设备，缝纫全靠脚踏踏板驱动机器。为赶在部队撤离前完成军服赶制，工人们日夜守在缝纫机旁，脚踩得飞快，手指在布料间翻飞。昏暗的油灯下，脚踏板发出的“咯吱”声与布料的“沙沙”声交织成一曲动人的支前乐章。南昌市子固路的缝纫工人万国生，是这支支前队伍中的一员。时隔多年，

他仍清晰记得起义军进驻南昌的情形：“战士们用我们的东西、买我们的东西，一点也不亏待我们老百姓。记得那时天气很热，有许多战士拿长裤到我的店里改成短裤穿，从没少给过一分钱。而且，剩下的布料也全给了我。就是平常士兵向我要一点开水喝，都给钱。”

起义军进驻南昌期间，始终保持着严明的纪律，与当地群众相处融洽，完全没有旧式军队的欺压作风。起义军的亲民举动，感染了越来越多的群众，全城革命热情空前高涨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南昌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整理的《记八一南昌起义》记载：“（8月1日）九点钟以后，商店还是照常开门营业。街上，人愈聚愈多，当人们经过总指挥部门前时，都举手欢呼。南昌人民送了很多牛肉、西瓜，慰劳起义军。”8月2日，南昌各界3万多名群众参加了在皇殿侧公共体育场召开的群众大会，声势之大前所未有，尽显对起义的热烈支持与拥护。

1958年，万国生将自己当年为起义军缝制军服的缝纫机和尺子，捐赠给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。如今，这台缝纫机虽已锈迹斑斑、板面龟裂，却成为南昌起义的重要革命文物，承载着那段浓浓的军民鱼水情，见证了人民群众拥戴人民军队的热忱之心。历史早已证明：人民军队的强大，不仅在于力量和意志，更在于这支队伍扎根人民、依靠人民、为了人民，这正是任何反动势力都无法战胜的力量源泉。

左上图：群众为起义军赶制军服时用到的缝纫机和尺子。 资料照片

链接历史

中国古代兵器面面观

火绳枪最早起源于欧洲，是现代步枪的直接原型，在火器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。它以扳机联动火绳为核心点火装置。最初的扳机是可绕轴旋转的金属弯钩，一端固定于枪身，另一端（称为“机头”）夹持一根经硝酸钾溶液浸泡、能持续缓慢引燃的麻绳或布条火绳。发射时，士兵扣动扳机，金属弯钩便向火门方向下压，使燃烧的火绳引燃火门内的火药，进而射出膛中的弹丸。这种缓慢火绳设计，既能让士兵专注瞄准射击，无需分心照料火种，又能通过连续扣动扳机实现多次点火，大幅提升射速与精度，显著增强武器的杀伤威力。

明朝时期，火绳枪通过多种途径传入中国。因其可射落飞鸟，且点火机构形似鸟喙啄水，在明清时期被称为“鸟嘴铳”“鸟铳”或“鸟枪”。与传统火铳相比，鸟铳实现了射手双手持枪稳定瞄准，射击精度、射程与操作安全性均大幅提升，很快获得明军重视。据《大明会典》记载，嘉靖三十七年官方制造鸟铳多达1万支。此后，鸟铳得到戚继光为代表的将领大力推广，成为明军东南沿海抗倭的重要火器之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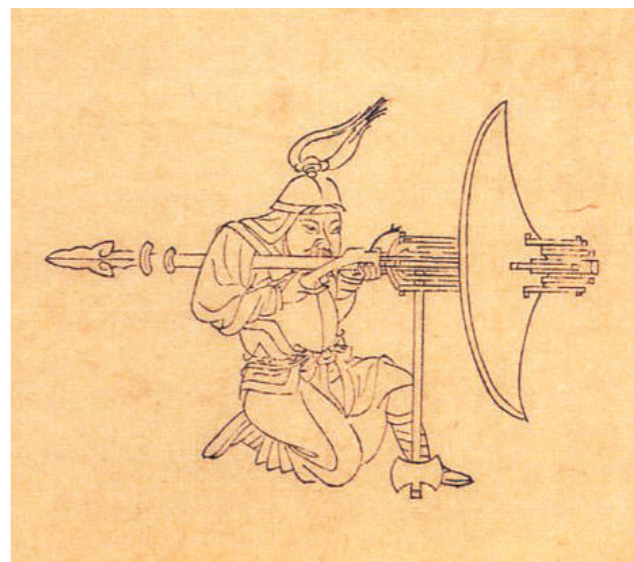
嘉靖四十年春，倭寇大举进犯浙江台州。戚继光判断，这股倭寇窜犯仙居，进而劫掠处州，途中必经上峰岭。于是，他亲率麾下1500余名戚家军，秘密急行军，抢先抵达上峰岭设伏。戚继光命令全军每人手执一束松枝伪装，潜伏于丛林之中。待倭寇队伍拉长，全部进入狭窄的峡谷伏击圈后，戚家军鸟铳率先齐射，铅弹雨高临下倾泻而出，倭寇前锋顿时大乱。随后，明军伏兵尽出，以鸳鸯阵自岭上俯冲而下，与敌人展开近战，最终大获全胜。

鸟铳在实战中的出色表现，促使明朝官方更加重视火绳枪的发展并推动技术改进与升级，子母铳、鲁密铳、掣电铳等多种改良型火绳枪相继登上历史舞台。

子母铳是由母铳与子铳构成的单兵火绳枪，大约自明嘉靖年间投入使用。其母铳的形制与普通鸟铳基本相似，创新之处在于可快速替换的子铳与近战短剑。子铳长7寸、重1斤，尾部安有带小孔的小铁牌作为拳手，铁牌上的小孔可与母铳管前端的准星对齐，并与母铳管尾部的炮门形成完整瞄准线。子铳口与母铳槽的衔接紧密，以防发射时火药烟外泄熏伤射手。母铳管前端还可配装一把短剑，剑身上开有曲眼，平时收纳于木函中；当短剑插在管口时，曲眼恰好对准母铳准星。作战时，士兵可将4支预装弹药的子铳轮流装入母铳依次射击，射速较普通鸟铳大为提高；若子铳用完，即可将短剑插上与敌拼杀。因此，子母铳被认为是我国最早装配制式枪刺的单兵火器。

鲁密铳的原型是明万历年间由鲁密（今土耳其）传入中国的火绳枪，由明朝火器专家赵士桢仿造并改进为鲁密铳。鲁密铳长6至7尺、重6至8斤，铳尾装有钢制刀刃，可在近战中当作斩马刀使用。其形制与传统鸟铳大致相似，最大改进在于于发装置。其扳机和机轴分别以铜和钢片制成，厚度如铜钱，龙头式机头与机轴安装在枪把上，贴近扳机扣动的部位还设有长1寸多的小钢片以增加弹性，使扳机捏之即落，射击后能自行

除单管火绳枪外，明朝还创制了多管火绳枪，其中以赵士桢发明的双管震叠铳和五管迅雷铳最具代表性。这类火器通过多管轮射或齐射的设计，大幅提升持续火力密度。16世纪20年代，德国创制以燧石点火的燧发枪，很快在西方普及。这种火器于明末清初传入中国后，并未受到重视，仅作为皇家御用狩猎器具，如康熙御用的自来火二号枪等，既未实现本土化生产，也未大规模列装军队。曾经引领世界的中国火器技术，因保守的军事理念与技术停滞，逐渐被西方超越。



上图：明朝早期鸟铳（上）和明朝掣电铳（下）示意图。

资料照片 左图：古代士兵使用迅雷铳图。 资料照片